

巴黎的秘密

(法)欧仁·苏

上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 (第二辑) / 哈代等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10

ISBN 7-5387-1485-5

I. 世… II. 哈…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175 号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第二辑 巴黎的秘密

作 者: [法] 欧仁·苏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河北省唐山市兴卫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字 数: 1758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二版

印 次: 2003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 7-5387-1485-5/I·1400

总 定 价: 653 元 (全 31 册)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关于塔皮弗朗酒馆	(1)
第二章	奥格雷丝夫人	(6)
第三章	玛丽花的经历	(13)
第四章	操刀鬼的故事	(22)
第五章	拘捕	(28)
第六章	托马斯·赛顿及萨拉伯爵夫人	(32)
第七章	左右为难	(36)
第八章	秋游	(39)
第九章	偶遇	(45)
第十章	心愿	(50)
第十一章	穆尔弗和鲁道夫	(59)
第十二章	会面	(68)
第十三章	预备	(75)
第十四章	悲伤的酒馆	(79)
第十五章	地下室	(83)
第十六章	看护病人的人	(85)
第十七章	惩罚	(93)
第十八章	亚当岛	(100)
第十九章	鼓励	(103)
第二十章	出发	(107)
第二十一章	寻找	(109)
第二十二章	大卫和塞西莉的故事	(117)
第二十三章	圣殿街上的一座别墅	(122)
第二十四章	五层楼	(136)
第二十五章	托姆和萨拉	(140)
第二十六章	晚会	(149)
第二十七章	会面	(166)
第二十八章	诗意田园	(176)
第二十九章	阴谋	(181)
第三十章	教士公寓	(188)
第三十一章	相见	(193)
第三十二章	夜晚	(196)
第三十三章	梦想	(212)

第二部

第一章	一封书信	(217)
第二章	洼之路	(230)
第三章	克雷门斯·达尔维尔其人	(233)
第四章	困顿	(250)
第五章	宣判	(259)
第六章	笑面虎	(269)
第七章	圣殿	(279)
第八章	逮捕	(296)
第九章	雅克·弗兰的故事	(320)
第十章	在公证人的事务所内	(323)
第十一章	遗嘱	(333)
第十二章	叛变	(346)
第十三章	沉思	(356)
第十四章	男子汉的聚餐	(363)
第十五章	圣拉扎的监狱	(370)
第十六章	在圣约翰山上	(376)
第十七章	母狼与玛丽花	(383)
第十八章	女后盾	(397)
第十九章	勉强的友谊	(404)

第三部

第一章	疯狂的混血儿	(409)
第二章	笑面虎第一次遇到苦恼	(415)
第三章	遗嘱	(424)
第四章	水贼岛	(430)
第五章	水贼	(435)
第六章	母与子	(444)
第七章	弗朗索瓦和阿芒迪娜	(452)
第八章	小客栈	(461)
第九章	滥用信任的受害者	(467)
第十章	子爵	(476)
第十一章	愤怒的老伯爵	(482)
第十二章	坦白	(488)
第十三章	搜查	(496)
第十四章	永别	(505)
第十五章	回想	(510)
第十六章	死亡	(518)
第十七章	重逢时的幸福	(522)
第十八章	格里丰医生	(531)
第十九章	画像	(534)
第二十章	卧底	(538)
第二十一章	一网打尽	(541)

第二十二章	引见	(548)
第二十三章	穆尔弗	(556)
第二十四章	事务所	(568)
第二十五章	邪淫	(575)
第二十六章	狱中的故事	(590)

第四部

第一章	戈贝尔	(597)
第二章	执达吏	(606)
第三章	热尔门	(612)
第四章	狮子坑	(620)
第五章	天真的故事	(633)
第六章	可爱的小家伙	(640)
第七章	处罚	(661)
第八章	鲁道夫和萨拉	(676)
第九章	恋狂	(686)
第十章	贫困救济院	(693)
第十一章	希望的天野	(709)
第十二章	父与女	(715)
第十三章	临终	(722)
第十四章	比塞特	(727)
第十五章	精心的打扮	(743)
第十六章	马夏尔和操刀鬼	(750)
第十七章	命中注定	(753)

尾声

第一章	盖罗尔施坦公国	(759)
第二章	阿梅莉郡主	(769)
第三章	发愿	(783)
最后一章	一月十三日	(787)

第一部

第一章 关于塔皮弗朗酒馆

一八三八年十月底一个晚上，阴雨绵绵，天气寒冷，一个男子戴一顶破草帽，穿着一件粗布蓝褂子，裤子也是同样的布料。他通过交易所桥，步入旧市区。此处是一条条幽暗、狭窄、曲折的小路，联接司法部和圣母院教堂。

这一地区面积非常狭小，同时警戒森严，却仍就是巴黎许多地痞出没或碰头的地点，活动中心就是众多塔皮弗朗。塔皮弗朗，在小偷、窃子手的集团秘密语中，是指极下流的闹事酒肆。在这种粗陋、野蛮的语言里，一个蹲过大狱的男人，叫做奥格勒，一个堕落得丝毫不知廉耻的女人，冠之以奥格雷，这些下等人得以活口的生计就是经营一个塔皮弗朗，来招揽巴黎街头的氓流。刚出局子的劳役犯、盗窃犯、杀人犯充斥着每一个角落……恶性事件后，警察局就在这里用尽心思，设计撒网下诱，这儿是作奸犯科人的不幸之地，他们被捕之时十有八九正身陷此地。

又是一个凄清月夜，寒风凛冽，呼啸着横冲直撞于旧市区阴森的小巷，被寒风吹得摇曳不定的路灯，散发出昏黄暗淡的光芒，倒映在泥泞的路当中的黑水沟里。

破败的房屋与污泥的颜色不分彼此，窗户稀少且破旧，窗框都已被虫子蛀坏，道路狭窄，房顶挤挤挨挨，几乎连成一片。穿过黑暗、发臭的狭小胡同，可以摸黑慢慢地爬上朽得发黑发臭的扶梯，陡峭倾斜，即使抓住用铁钩钉在墙上的又粗又脏的绳子想爬上去也绝非易事。

房子的一楼层，尽是一些下等商贩的摊子。这里的商品虽然价钱并不高，一些制作较粗的铁具，不怎么新鲜的水果和次等肉食，但几乎所有小铺都装着牢固的铁栅栏，本区胆大妄为的盗贼是他们的天敌。

刚才那名壮汉，走进旧市区中部的费维街，便感觉到已经走到自己的地盘上，便放慢了脚步。

夜色昏暗，大雨滂沱，狂风如鞭子抽打着四周的墙壁。一片凄冷中远处司法部的大钟响着十点。

阻街女郎大多躲在路边黑暗、阴冷潮湿的门洞中，有的低吟着忧怨民间小曲，有的彼此轻声耳语，有的一声不响，动也不动，呆呆地望着奔流下泻的雨水。那个穿粗布褂子的汉子走到一个忧郁沉默的女孩子跟前突然停了下来，十

分粗野地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狠狠道：“不错嘛，唱歌的小姐儿①。”

后者胆怯地往后退了一步，声音由于恐惧而颤动：“你好，操刀鬼②。我没得罪你你可别欺负我……”

操刀鬼是这个粗野壮汉在狱里的绰号，他是个判过刑的人。

操刀鬼道：“既然碰到了，就请我喝一杯吧，我就不客气了！”他边说边发出粗野鄙陋的狂笑。

小姐儿浑身颤抖，她被吓坏了：“我的上帝，可是我一分钱都没有啊。”这汉子正是本区人见人怕的厉害角色。

“怎么可能，塔皮弗朗的奥格雷斯心疼你那小模样，也会赊给你些钱的。”

“她不会同意的……我已经欠她衣服的租费了……”

“嗯，你敢跟我顶嘴！”操刀鬼嚷道，黑暗中狠狠地打了那不幸的女孩子一拳，女孩痛得哭叫出声。

“这不算什么，只是一个警告。”那强人话音未落，便不禁俯下身子狂叫起来：

“哎哟！我的肋骨……你他妈扎了我一剪刀！”

他愤怒了，在漆黑的胡同里追赶唱歌的小姐儿。

“别过来，否则我用剪刀挖掉你的眼睛，”女孩子坚强严厉地说道，“我没有得罪你，你凭什么打人？”

“该死的！我会慢慢告诉你的！”操刀鬼在黑暗中一直往前追赶，“啊！可给我抓住了，我不会放过你的！”操刀鬼宽大有力的一双脏手抓住一只细弱娇嫩的手腕，牢牢地。

“你是罪有应得，该挨揍的是你！”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个男的！红胳膊③，喂，是你吗？你他妈说话呀……别拍这么狠……这儿是你的地盘……除了你不会有别人……”

“我不是红胳膊。”那个声音十分坚定。

操刀鬼大声嚷道：“原来不是自己人，那就有热闹可瞧了！可是刚才我抓住的那只小手是谁的？和女人的手没两样！”

“那只和这只刚好配成一对。”那个声音回答说。

操刀鬼感觉到在突然掐住他喉咙的那只手的柔细的皮肤底下，肌肉钢铁般地强硬起来，他自己竟无力抵抗。

唱歌的女孩迅速藏身于胡同的黑暗之中，爬上几级台阶，转过身来，对这位陌生的恩人说道：“谢谢您，先生，谢谢您帮助了我。我没钱请操刀鬼喝酒，所以他要教训我。可能他只是开玩笑。现在，既然我已经没有危险，您就放了他吧。不过，您自己可也得加倍小心……他是操刀鬼。”

“管他什么操刀鬼，可我是什么都不怕的好汉。”那个陌生男人道。

接着，是片刻的沉寂，谁也不说话。

短暂的无声，只见在黑暗中两人激烈地搏斗着，喘息着。

“你这个疯子，你到底是谁？”操刀鬼感到对方力大无比，一边奋力抵抗，一边高呼：“好……好，算你厉害，你得替小姐儿付代价，而且也得为你自己

① 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神圣家族》中的夜莺和雏菊。

② 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神圣家族》中的刺客和屠夫。

③ 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神圣家族》中的红手。

付。”操刀鬼咬牙切齿道。

“付代价……当然可以，用这个付……我有的是本钱……”陌生人回答说，挥了挥拳头。

“放开我的脖子，否则我就咬掉你的鼻子。”操刀鬼几乎窒息，声音呜里呜噜。

“可惜我的鼻子太小，野蛮人，你根本就没办法对付我！”

“有种你就到路灯底下来。”

“乐意奉陪，”陌生人说，“灯底下看得清楚，可以好好地打一架。”

他始终抓着操刀鬼的脖子不放，此刻干脆扑到他身上，逼着他一步步退到胡同口，一下子把他推到灯光昏黄的小路上。

操刀鬼一个趔趄，但立即站稳了脚根，又疯狂地冲向那个陌生人，陌生人的身材灵活细瘦，不象有刚才施展出来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气。两人搏斗了好一阵子，操刀鬼身材高大，又被称为摔跤的头等能手，可这一次他碰到对头了……只见陌生人身手灵活非凡地对他使了个绊儿，（采用了角力时绊倒对方的方法），他一连摔了两个跟头。

操刀鬼面子上挂不住了，仍不服输，怒吼着又向陌生人扑上来。此刻，唱歌的小姐儿的恩人突然改变了招数，他用拳头对准操刀鬼的头和脸，雨点般地连打了一阵，强悍凶猛，好象戴着铁打的手套。这几拳，可获得伦敦名拳击家杰克·特纳的颌首，虽然并不符合摔跤的规则，但却极具实效，打得操刀鬼晕头转向，象头狂牛似地躺倒在路上，嘴里不住地说：“服了，服了。”

两人正拼得你死我活，唱歌的小姐儿壮着胆子来到胡同口，叫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您饶了他吧！”她又惊奇道：“您到底是谁呀？我的恩人，‘这里，从圣埃卢瓦到圣母院，只有教书先生①和骷髅架②能制服他，其他人都不是操刀鬼的对手。我要谢谢您，先生……没有您，他不会放过我的。”

陌生人并没有回答唱歌的小姐儿，他只将她说话的声音牢牢刻在大脑中。

再没有什么声音比这小姐儿的嗓音更柔和、更清新、更脆利。他想看清楚那女孩子的模样，可惜天太黑了，路灯的光线也太暗。

操刀鬼躺在地上半天没了动静，痛得爬不起来，后来动了动腿和胳膊，最后呻吟着坐了起来。

唱歌的小姐儿连忙拉着她恩人的胳膊，又躲进黑暗的胡同里，说道：“小心！他可能还要还手。”

“别担心，小姐，他要是不满意，我还可以让他更满意，更难忘。”

操刀鬼闻言，忙转向陌生男人道：“谢谢……今天我已經鼻青脸肿了，够了，不打了，改天，如果我碰上你……我决不会向你讨饶……”

“不满意吗？还不够吗？”陌生人十分冷酷、严厉地、威胁地大声说。

“哦，不，够了，今天你揍我算是过了瘾……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操刀鬼粗声粗气道，他自认为力大无敌，怎知今日遇到了强敌，只能做罢，乖乖地表示敬意，“你揍了我，我没话说。告诉您，这里除了又瘦又硬、骨头跟铁打的一样的骷髅架和那个一顿能吃三个大力神的教书先生以外，没有人能吹嘘打倒过我。”

① 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神圣家族》中的校长。

② 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神圣家族》中的斯凯莱特。

“这与我何干呢？”

“这个……因为您把我打败了。不过早晚有一天你也会碰到……谁都会碰到强大的对手。不过目前，你走运得很，你把操刀鬼打倒了，你可以在整个旧市区为所欲为了……这里的妓女随你挑，奥格勒和奥格雷斯谁都得赔账给你……因为他们怕你的拳头，你绝对可以称霸了！可是，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呀？……黑话说好。如果你是偷东西，那咱们可不对路子。对，我杀过人，那是因为生气，什么都不管，就只看见一片红……但是，我付了代价——十五年徒刑。我被关了十五年，一直关到不欠别的什么人的债为止，不过我从来不偷……你去问唱歌的小姐儿！”

“是的，先生，他不是小偷。”唱歌的小姐儿说。

“好吧，去喝一杯吧，咱们也算认识了，”陌生人说，“好了，别记仇了。”

“对，不记仇！我得承认，你确实比我棒，手腕上的功夫不简单……特别是你最后那一阵拳头……跟雨点一样往脑袋上打！从来我从来没被人这样打过……这拳是新鲜玩意儿……你可得教给我……”

“没问题，乐意奉陪，随时要随时来。”

“哎，可不是打我啊，你说，啊！说好的，可不能打我啊！”操刀鬼笑着说，“那拳头真跟铁打的錾头一样……现在我头还昏哩。你刚才出现在红胳膊住的胡同里，你该不会认识他吧？”

“谁是红胳膊？”陌生人感到问题奇怪，心中有些不快，不在意地说道，“我不知道谁是红胳膊，这座房子里难道只住他一个人？！刚才因为下雨，我凑巧进到胡同里躲雨，你刚要打这个女孩子，我却动手打了你……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说得对，反正，你的事与我无关，我可不想惹祸上身，红胳膊在这一带有间屋子，不过他平日不怎么来往。他倒是经常出现在他的小酒馆里，那片酒馆在爱雨舍田园大街上。不说了。”然后，操刀鬼转身又对唱歌的小姐儿说道：“说老实话，你是个不算太坏的孩子，我本不想打你，我是不欺负孩子的……不过是开个玩笑，不过，刚才我被他踩在脚底下，吃不消的时候，你没叫这个家伙继续揍我，算是你乖巧的地方……跟我们一起喝酒吧！反正这位先生请客。”他又向陌生人说道：“我说，朋友，咱们不如到白兔的奥格雷斯那里吃晚饭好不好？别去酒店喝了，我们需要一个塔皮弗朗。”

“没问题，晚饭算我的。唱歌的小姐儿，你也来吗？”陌生人略含笑意地问。

“噢，不，谢谢您，先生，”她回答，“一看见打架，真恶心，我不饿。”

“这不算问题！一吃起来胃口就来了，不信你可以问这位先生，”操刀鬼说，“何况白兔的菜又美得出了名。”

随后三人说笑着走向小酒馆。

原来操刀鬼和陌生人交手时，有一个卖炭的一直藏身于另一条小胡同里，他一直紧张、密切地观察着战斗的双方，目光充满机警，另外他身材高大魁梧，似乎身手不赖。不过，周围的人已注意到，他始终在观察，不动声色，并不想帮助其中的任何一方。随后，卖炭人又追随陌生人、操刀鬼和那个女孩子的身影，也跟到了酒馆。唱歌的小姐儿和操刀鬼先进去了，当陌生人也跟进去时，卖炭人走到他身边，用德语毕恭毕敬地低声耳语：

“殿下，你得小心行事，以防万一！”

陌生人面露玩世不恭的神情，撇了撇嘴，耸了耸肩膀，跟着操刀鬼和小姐

儿走了进去。

卖炭人没有离开，他谨慎地侧耳细听，不时还隔着玻璃窗的小洞观察里面的动静，这里的窗户从里面涂着一层厚厚的白粉，这令卖炭人疑心更重。

第二章 奥格雷斯夫人

白兔酒馆的地理位置相当不错，恰好在费维街的中段。这家小店位居一座高塔式房子的底层，门脸上有两个漂亮的吊窗。在阴暗胡同口，有一个拱形的门洞，一盏破灯笼在晚风中飘摇，破裂的玻璃窗上用红笔写着：“住宿”。

操刀鬼等一行三人走进酒馆。

这家酒馆宽大但很低矮，被烟熏过的天花板上露出一条条黑色的椽子，暗淡的光亮由一盏破旧的吊灯发出。石灰粉墙上满是裂缝，上面是一些鄙俗的画或用俚语写的警句。地板上长起了硝，满地泥土，门右边是奥格雷斯的柜台，柜台上方悬着一盏破吊灯，柜台下面随意堆着一把干草，权当作地毯。楼下营业厅两边各有桌子六张，为求牢固，桌子的一头和长板凳都被钉在墙上。大厅最里头有一道门通厨房，在右手，有一扇通往里面的门离柜台不远，再向里走就是每夜租金仅为三个苏的小房间。

奥格雷斯和她的客人有必要介绍一下。

奥格雷斯原名波尼斯老大娘，她一身兼三职：开旅馆，开酒馆和出租衣服，专供租给充溢着本区街道的不幸的女人。奥格雷斯在四十岁左右，身体高大而粗壮，又肥又胖，红红的脸上似乎翘着几根胡须，甚至有男性一样的沙哑喉咙，粗胳膊大手似蒲扇一般，处处显示着如男性的非凡气力，帽子上有一条红黄相间的旧围巾，从前胸至背后拦了一条兔子毛的披肩，呢连衫裙底下是被脚炉薰黑的破木鞋，脸呈铜色，因为常饮烈性酒总是红彤彤的。

柜台的桌面上钉了铅皮，上面杂乱地摆着一些大酒杯箍着铁箍、用焊锡标明不同容量，墙上有一块木板，有好几个玻璃瓶，造型是源自皇帝的全身像。那些酒瓶里装着一些奇怪红绿混合的饮料，名字大概是“健身酒”、“百里香”、“强力酒”等等。

在奥格雷斯的身边，卧着一只大黑猫，黄眼珠，它算得上是酒馆的镇店之神。而且，还有一个奇异的反衬，即在一个放着旧鸪鸪钟的盒子后边，出人意料地还插着一枝奥格雷斯从教堂买来的复活节用的常见的黄杨树圣枝。

其中有两个面目可憎、长着翘胡子的家伙，浑身破烂，跟前放着酒杯，但极少饮用，谨慎地窃窃私语。尤其是左边的那个，苍白的面色，几乎发灰，时常把破希腊便帽往下拉，直拉到眉毛上面。左手一直不外露，除非非用不可，但他也总是小心地竭力使它不露出来。稍远处坐着一个不过二十岁的年轻人，脸盘瘦长灰白，胡须少到没有，眼神暗淡迷离，又黑又长的头发散在脖子周围，一望可知是个有不良嗜好的青年的典型，熟练地叨着一个灰白色的小烟斗。他背靠墙，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两腿懒散地伸在长凳上面，只在喝烧酒时，才拿开烟斗。其余的客人，男男女女，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位是长相丑陋粗俗，那位是谈笑时粗俗低级，还有的人是沉默无语，非常忧郁，显得

迟钝痴呆。当陌生人等一行三人进来的时候，酒馆里就只有这样几位客人。

陌生人、操刀鬼和唱歌的小姐儿在我们的故事里举足轻重，所以有必要突出地介绍一番。

操刀鬼个头高大，身体非常魁梧，淡黄的头发近乎发白，两道粗重的浓眉，鬓角又密又长呈火红色，风吹日晒，极端贫困，狱里的非平常人所能承受的劳动，把他昏暗的脸变成古铜色，甚至颜色更深，可以说是犯人脸因不良健康引起的特有的那种青橄榄色。此人虽然外号吓人，但脸上那种狂野的神色与其说是凶猛，不如说是粗犷的率直和一种难以驯服的狂野。

前面已交待过了，操刀鬼穿一件蓝褂子，很破旧，旧的蓝布裤子，头戴一顶一般在码头上或工地上卖苦力的人平常戴的那种又笨又大的草帽。

唱歌的小姐儿年纪很轻，应该不超过十八岁。前额如牛乳般洁白纯净，天使般完美无缺的鹅蛋脸，睫毛又长又翘，半遮着那含情而又略显忧郁的蓝眸，脉脉的，温柔动人。粉红的脸清纯明丽，长着一层青春的绒毛，洋溢着让人着迷的青春的略带狂野的气息。一张几乎从来不开笑的红红小嘴，细长鼻子鼻梁挺直，圆圆的小下巴，现出拉菲尔线条的雅致和温婉。润滑白嫩的鬓角两边，各有一条俏丽明媚的近乎灰色的金黄色发辫，垂到粉腮的一半处，尔后再从耳朵后面梳上去，微露出粉红色的耳垂，由一块蓝方格的棉制头巾把辫子笼住，头巾在两角打了个结。象牙般白嫩漂亮的颈项缀着一条珊瑚珠项链。栗色的绸制连衣裙又宽又大，反衬出来她身材的纤细，象一根芦苇那样柔弱。一条绿穗桔黄色的旧披肩在胸口处打了一个精致的结。

唱歌的小姐儿声音柔媚甜美，使这位陌生的保护人略感惊奇。是的，她的嗓音温柔、由于胆怯和娇弱而形成的一种特别的轻颤、柔和，实在令人着迷，以至生活在她周围的犯人、堕落的女人，也经常请她唱歌，欣赏她的歌喉。

唱歌的小姐儿其实还有一个惹人怜爱的美丽的绰号，无疑这是由于她那张小脸天真纯洁……人们称她“玛丽花”，在黑话里，意即“拥有童贞的女圣母”。

在这些可怕的下等人的庸俗的语言中窃盗、流血、凶杀等字眼固然可怕、丑陋，令人厌恶，然而他们的行为尤胜于此，在满耳充斥着这样的字眼的环境里，闻听“玛丽花”这个如此委婉、优美，如此热情、诚挚的称呼，读者定能心领神会我们的良苦用心！“玛丽花”，圣洁、善良、宽容、超俗、不容亵渎，她身陷如此逆境，依然执着开出或许娇小但如雪般洁白美丽的花朵，昭示着黑暗的丑和恶，如屠血战场上圣洁的百合花！

如此对比奇特乖戾。说到偶然，这又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偶然啊！这种怕人的语言居然自内到外受到崇高的异化，散发出丝丝淡香，升华到如此神圣的诗意了！他们在粗野和无耐的语言中仍有对纯洁善良的眷恋，为这群人增添了引人的魅力！这一平常的称呼引起的惊人的现实值得人们注意，这些人数目多，而且彼此团结，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正如他们拥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地区一样……

唱歌的小姐儿的保护人（后文中我们将称他鲁道夫）年纪在三十六岁左右，身材中等，体格匀称灵活，不象刚才同魁梧的操刀鬼角斗时那种惊人膂力的主人。

从五官观察，鲁道夫似乎没什么肯定的特点。只是前额上几条皱纹是他多思善虑的明证，嘴角周围的坚强表情，头部始终高傲地挺着，略带威严，又说明他是个崇尚行为的人，他的体力和果敢在别人身上有一种威力不可抗拒。在

他和操刀鬼搏斗时，他的思想情感从无外露，既不忿怒，也不憎恨。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身手敏捷灵巧，对于这个粗暴但不经打的野兽般的人，他只屑于表示讥讽和蔑视。最特别的一点，关于鲁道夫，还得注意他线条非常顺适俊秀的面目，这些对一个男人而言，简直有点超常优美：一双柔和的黄色迷离而坚定大眼睛，又长又挺的鼻子，下巴有点凸出，显出坚毅，头发呈浅栗色，威严的一弯浓眉，以及同色的细软、柔和的短髭。除此之外，他的语言和举动给人以意想不到的从容自然，使得鲁道夫在奥格雷斯的客人中与他人完全一样。他的颈项如印度酒神的颈项一般美好，随便地束着一条黑色领带，领带的两头飘在褂子的领子外面。鞋底上钉着两圈鞋钉与其他人并无二致。除了两只手特别细嫩有别于这一带经常出没的粗人外，从衣着打扮上瞧，他和酒馆里的其他客人没有什么异样。然而从神情上看，他那股尽量内敛而又不自然地流露出的刚毅的神色，或者说他那果敢、镇定、从容的态度，使他迥然不同于别的客人。

一进酒馆，操刀鬼就将宽大的手放在鲁道夫的肩上，高声叫嚷：

“我说，各位！都赶快向操刀鬼的师傅致敬呵！……这个小伙子刚才给我上了一课……替我转告那些不怕打断腰、掉脑袋的笨蛋，还有教书先生和骷髅架，这一次你们可要小心了……我发誓，我敢打赌！”

短短几句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从奥格雷一直到坐在酒馆内最里头的客人，都停了下来以敬畏的目光打量着打败操刀鬼的年轻人。有人赶快把自己桌子上的玻璃酒杯往里推，打算如果鲁道夫愿意坐在他们身边的话以便把位置让给他。有人凑近操刀鬼悄悄递眼色向他打听这个非同寻常一露面就如此厉害的陌生人的来历。

结果，连奥格雷也向鲁道夫报以最客气、最礼貌的微笑，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在白兔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老板奥格雷离开柜台亲自走到鲁道夫面前，为他提供服务问他要些什么，以便上菜。这个面子，纵是操刀鬼见了就害怕的恶棍教书先生和骷髅架都从没有消受过。

此时，上文提到的两个面目凶恶人中的一个（即面色略显苍白、始终不肯露出左手、一直把帽子拉到前额上的那个男子）在奥格雷谨慎地为鲁道夫揩拭桌子时，喉咙嘶哑地问她道：

“今天大疯子露过面吗？”

“一直没露面。”这位波尼斯老大娘回答。

“那么昨天呢？”

“昨天倒是来过。”

“他是不是跟葫芦瓢搭伴，就是那个被砍了头的马夏尔的女儿？就是那个，那个……强盗岛上的马夏尔。”

“喂，你这样婆婆妈妈，有完没完？你拿我当探子吗？你以为我会打探我的客人吗？”奥格雷斯粗暴而生气地说道。

那个强盗也不生气：“今天晚上我们有事，我、大疯子和教书先生有约会。”

“有事？能有什么好事，你们几个没一个好东西！”

“没一个好东西！”那个强盗火了，“有我们，才有人养活你！”

“你他妈闭上嘴！”奥格雷斯威胁地叫起来，一面对着那个强盗举起手里的酒杯。

那个家伙喃喃无语回到自己的坐位上，跟同伴低声耳语：

“大疯子可能去找那个小伙子热尔门算账了……那小子住在圣殿街。”

“他们打算做了他吗？”

“哦，你错了，只想叫他出点血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好象就是他告发南特的人，这些可是红胳膊亲口告诉我的。”

“我可不想参与大瘸子的事，真他妈倒霉，总是如此，刚给从大狱里放出来，就又惹了一身臭！”

玛丽花紧随操刀鬼走进奥格雷斯的酒馆。那个面色苍白的青年人友好地向操刀鬼打招呼，操刀鬼点头并说道：“嗨！巴比翁，你怎么还在喝这种烧酒？”

“哼！我宁愿吃不好、穿不好也不能没酒、没烟。”那个青年人没有动窝，一边喷出大口大口的烟卷，一边用干巴巴的烟薰的破喉咙回答。

奥格雷斯特走到唱歌的小姐儿身旁，仔细检查她租给那女孩的衣服，然后道：“你好！乖孩子。”

审视之后，她表示满意，语气粗鲁道：“我乐意把衣服租给你……你干净得跟只小猫似的……这桔黄披肩这么漂亮，我以后只交给你不交给象兜圈子、大块头那样的坏女孩。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我的孩子，自打你进我家门这一个多月，我对你格外关照，因为你最乖巧……话又说回来了，也得公道点，在咱们旧市区，象你这样的好孩子真少，虽然有点太沉默、太爱闹小孩子、太害羞，冰块小姐……但是，你还这样年轻，也难怪，再过三四年来看你……等你跟其它姑娘一样习惯了以后，费维街上绝不会有比你更有风头的女人，我保证……”

唱歌的小姐儿看着奥格雷斯特不知该说些什么，低下头，没搭话。

鲁道夫问奥格雷斯特道：“有一件事我不明白！老板娘的钟表上还有个圣枝吗？”他用手指着插在破钟后面的圣枝。

“那是当然，一个人不信仰神不就只能象狗一样生活吗？”凶女人天真地近乎愚蠢地回答说。随后，她又问玛丽花：“唱歌的小姐儿，唱支歌给大家助兴怎么样？”

“老板娘，先填饱肚皮再说吧！”操刀鬼说。

“你要点什么，我的小伙子？”奥格雷斯特先问鲁道夫，她想讨好他，以便日后请他当靠山照顾自己的生意。

“先看看操刀鬼吃些什么，今天我付钱。”

奥格雷斯特转身问操刀鬼：“好吧。那么你想吃些什么？操刀鬼？”

“来两升酒要十二个苏一升的那种，一盘鲜杂碎①，三个新鲜烤面包。”操刀鬼在心里默念了一下自己的食谱，说道。

“没看出来，你仍是一个贪杯酒鬼，而且顶爱吃杂碎。”

“那么你想吃什么？唱歌的小姐儿，你不觉得饿吗？”操刀鬼问。

“不用管我，我不饿，操刀鬼。你们吃吧。”

“那么除了杂碎，你应该对别的什么食物感兴趣吧，孩子？”鲁道夫轻声问道。

“哦，不！先生谢谢您……我真的不饿……”

“你瞧我师傅身强力壮，孩子！”操刀鬼看了一眼鲁道夫放肆地哈哈大笑，“我敢保证你不敢跟他吊膀子。”

唱歌的小姐儿不知怎样应付，脸红了，眼光柔顺地垂下，没敢看鲁道夫。

等了一阵子，奥格雷斯特亲自送来一杯煮好的酒、一块新鲜面包、还有一盘

① 一种鱼肉混合的杂烩，甚至里面还有别人吃剩的东西。

不值得详细描绘的杂碎，但吃惯了此种食物的操刀鬼却觉着非常对胃口，兴奋无比，他高声叫嚷：“好菜，好菜！我的上帝！……难得的美味！简直是圣宴大餐，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肥的，瘦的，甜的，辣的，酸的，咸的，麻的，全有……可口的鸡腿，压碎的饼干，鱼尾巴，肋条骨，面包皮，炸鱼干，青菜，山鸡头，奶酪，还有生菜蕃茄。唱歌的小姐儿，快吃呀……多全乎呀……你怎么不吃，是不是你刚喝过喜酒啦？”

“今天同往日一样。今天早晨也无异于往常，照样给我一个苏的牛奶，一个苏的面包。”

酒馆里进来一个鲁道夫不认识的人物，他声音不大，却打断了大家的话，人们都抬头静静地望着他。此人年纪不老不小，神态机警，身体强壮，着上装，头戴鸭舌帽，看他的神态、眼神、动作、语气，完全熟悉塔皮弗朗里的规矩。他用行话向奥格雷斯顿点菜。他在一个正好可以观察那两个面目凶恶、一个曾打听过大瘸子和教书先生的家伙的位置上坐下。他目不转睛从容沉静地望着他们，有趣的是那两人从所坐的地方却无法察觉到自己受监视。

看着陌生人静静地坐下，一语不发，酒馆里又恢复刚才的热闹气氛。操刀鬼虽然胆子很大，但他也挺聪明，对鲁道夫保持着由于敬意而产生的距离，他明白过分亲热对自己并无好处。

他对鲁道夫说：“坦白地讲，虽然您狠狠地教训了我，但认识您，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

“你不是要告诉我仅仅是因为今晚的杂碎令你非常满意吧？……”

“起初是这样……可是现在我急于看见您和教书先生较量一下，这个家伙占过我便宜……看见他挨揍……我觉得痛快……”

“噢，那你真是打错了算盘，我不会因为你几句奉承，就象巴儿狗那样去咬教书先生。”

“您听我说，他受不了你比他厉害，一听到您比他厉害，他自然就会来找您。”操刀鬼搓着手说道，眼睛看着鲁道夫。

“我的拳头对付他，应该还够用。”鲁道夫毫不在意地接着又说：“啊，天气不怎么可爱……我们要一杯掺糖的酒，怎么样？”

操刀鬼扁了扁嘴巴，又挑了挑眉头，耸耸肩表示无异议。

鲁道夫说：“啊，我想我还怎么认识你们呢，我们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操刀鬼首先发言：“我得过白化病，蹲过大牢，刚放出来不久，在圣保罗码头上扛木头，冬天冻得半死，夏天晒得象焦碳，每天十二到十五小时泡在水里，类似两栖类动物的生活，我就是干这行的。”说完，左手行了个军礼，转身问鲁道夫：“您呢，我的师傅；我打赌你原来不属于这儿，因为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儿见到你……我不是对你不满，您一露面就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而且说接就揍，而且真他妈的过瘾，揍得真凶！……永远忘不了最后一顿拳头……我这辈子估计都忘不了，真棒！……不过，除了教训我，您总还有一个正式职业吧？”

“我是专门在扇子上画画的，你们可以叫我鲁道夫。”

“原来你是画画的！怪不得您的手那么白呢，”操刀鬼说，“这倒没什么，您的同行应该都跟您一样，那么要干这一行还真不容易，还须要有一身本领哩……我觉得奇怪，既然您是个工人，那您为什么要到别人躲都躲不急的地方，到这种塔皮弗朗里这种地方，您有什么麻烦吗？我们这里只有杀人犯、小偷或者象我无处可去的蹲过大狱的人。这个地方不属于你们，你们也不属于这里，

正经人有他们自己的地盘和酒馆，而且他们讲话文明不说黑话。”

“我之所以到这里来，因为我喜欢这里，喜欢下等社会。”

“哼！……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操刀鬼怀疑地摇着头，“我是在红胳膊的胡同里看见您的……任何人没有理由是不会出现在那里的……您不是说不认识他吗？对此我很有不解。”

“你还要用红胳膊麻烦我多久？让他见鬼去吧！……”

“别上火，我的师傅，您还不信任我，这也不怪您……但是，您听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历史……只要您肯把教训我时用的拳法都教给我……我发誓要学会它。”

“没问题，操刀鬼，你来讲你的过去……然后唱歌的小姐儿也讲讲她的历史。”

“好，反正闲着，”操刀鬼说，“这种坏天气，估计那些条子也只愿呆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没有警察就好办多了……这倒好玩……你没意见吧，唱歌的小姐儿？”

“当然，只是我的故事很简单。”玛丽花说。

“我说，师傅，我们也得了解您不是？”操刀鬼说。

“好，那么我先来讲讲我的故事……”

“给扇面画画的，”唱歌的小姐儿说，“这个职业不错呀。”

“干这活能赚多少呀？”操刀鬼问道。

“我干活是以件计数的，”鲁道夫回答说，“多的话，每天能拿三个法郎，有时四个，不过这是在夏天，因为夏季白天长。”

“您不经常出去玩吗，流浪鬼？”

“当然，只要有钱，我可是很会花钱的，不过首先得付我那间小屋的房租，十个苏一天。”

“对不起，尊敬的先生……睡觉要十个苏，您睡觉要十个苏！”操刀鬼又把手举到那顶破帽子上。

操刀鬼讥讽地说出“先生”两个字，使鲁道夫默默地笑了笑，接着他又说道：“这是必不可少的！我这个人喜欢舒服，又很爱好干净。”

“真是法国贵族！有钱的主儿！大户人家！”操刀鬼嚷道，“睡一觉要付十个苏。”

鲁道夫继续说：“不只这些，还要烟四个苏的那种，这就是十四个，早饭四个苏，中饭还要十五个苏，还要一两个苏的酒，所以每天的花销差不多总共要三十四五五个苏。每个星期，我不需要每天工作，我有很多时间可以乱逛。”

“您没有亲人吗？”唱歌的小姐儿问道。

“患霍乱死光了。”鲁道夫不动声色道。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呀？”唱歌的小姐儿又问道。

“市场里收破烂的，以卖旧货为生。”

“你把他们的货底换了多少钱？”操刀鬼问。

“那时候我太小还是个孩子，是我的监护人卖的。后来我长大以后，还倒欠他三十个法郎……这就是我继承的与众不同的遗产。”

“现在的老板呢？”操刀鬼追问。

“现在的老板是戈蒂埃，那家伙住在布尔多内街……是个笨蛋……但很残暴……吝啬……爱财如命是个守财奴，宁肯让人挖掉一只眼睛，也不愿意给我们

工钱。这就是他的特征他只认钱。如果他迷了路，那最好任由他走失，千万不要把他找回来。我十五岁起就在他家做学徒也就相当于打杂，服兵役时我走运抽了个好签，我叫鲁道夫·杜朗……这些就是我全部的故事。”

操刀鬼说：“现在该你了，唱歌的小姐儿，你们讲完我再把我的历史都告诉你们俩。”